

東南角

子介

店書風長

848
1708
2

讀物介紹

讀者與生活
蜀道行
啼笑皆是
亂離散草

著述者：子介

出版者：暨友莫遲社

印刷者：鼎記印刷廠

經售處：長風書店

本書定價：
元

35/3/2.000

東南角目

卷六

子介

憶福州

故鄉舊記

刊地風光

漢武觀感

長汀行

滬濱生活

吳淞巡禮

南翔半日

首都印象

東

南

角目錄

東南角目錄

西湖雜咏

杭遊漫記

浙贛行程

兩路隨轅

貴弋小遊

景鎮之行

石灰嶺下

憶福州（代序）

謫去君無恨，閩中我舊過，大都秋鴈少，只是夜猿多，東路雲山合，南天瘴癘和，自當逢雨露，行矣慎風波——岑參：送鄭侍御謫閩中。

因為偶然的機會，去年的暑假中作了一次「Q」式的旅行，這路線是由贛州而甯都、南城、鷹潭、上饒、鉛山、建陽、南平、永安、長汀、瑞金，再回到贛州，恰兜了一個圈子，過南平時又順便到福州頑了一趟，正好像在圓圈上拖着一個尾巴。

在中國，我跑過的地方實在太少了，北邊沒有到過北平、青島；南方沒有到過廣州、香港；西北沒到過西安、西南沒到過昆明。除了這些大地方而外，到重慶沒去峨嵋，到貴陽沒去花溪，到桂林沒去陽朔，到衡陽沒去南岳，到韶關沒去五華山。雖然我的足跡，也走過蘇、浙、皖、贛、湘、鄂、川、黔、粵、桂、閩、等十一個省份，但是，我認為最滿意的都市，還是福州。

孔子登東山而小魯，登泰山而小天下，我只到過這麼些地方，我只能就我所到過的地方來作比擬。我覺得福州，有上海那麼繁華，卻沒有那麼惡濁；有南京那麼整潔，卻沒有那麼畸形；有杭州那麼樣的高峯，也有武漢那麼樣的江水，有桂林那麼樣的大橋，也有貴陽那麼樣的大十字；沒有重慶那麼陡山坡，沒有衡陽那麼爛的馬路；沒有曲江那麼多的畫

艇，沒有贛州那麼高的城牆，此外，像蘇州那樣的亭榭，無錫那樣的寓齋，贛州也有點綴，似乎，福州是兼有衆美似的。

有一本刊物內，曾指出：福州市區的房屋像上海，百合的溫泉像重慶；由萬壽橋看台江，又像在海珠橋看長堤；由南台看倉前山，又像在香港看九龍；中洲橋下的陡戶和畚客，棲息在船上，又像廣州市的艇妹。……南門兜有點像貴州的銅像台，城東于山上的白塔，有點像秦望山上的六和塔；城西烏石山，有點像蘇州的獅子林，城北的鎮海樓，卻有點像南京的夫子廟了。（三十三年九月份工商知識載：福州歸來）同時另外有張報紙又提到一榕地女子，有其壯具之風格，固不若上海之妖冶，亦不似蘇州之柔弱，更不如廣東之強野；但其服飾之入時，則如滬人，面色之豐潤，則如蘇人；體格之健美，則如粵人云。（三三・一〇・二七・文山報載談福州），可見亦有同感。

抗戰前，我遵南潯路由南昌到九江，循長江由武昌到上海，走過浙滬，京滬，滬杭，浙贛四綫，戰後，我又走過粵漢，湘桂，桂黔三綫，和贛閩之行。又因戰事播遷關係，走遍了贛東南一些僻遠縣份，留下了行跡。關於西南行蹤，我曾出版過「蜀道行」（力行版，三十年印）一本，贛閩行紀和亂離散記，我集爲「亂離草」一本，正付印中。戰前履痕，則集爲「東南角」一本，讓我在各地的遊程都能留下一些雪泥鴻爪的痕跡。

「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」，還有國都的南京，東方巴黎的上海，更加上五口通商之一的福州，東南精華，盡萃于斯。福州這一都市，淪陷兩次，也就接連克服了！讓福州做我

們東南角反攻的基地，也讓它做抗戰必勝的燈塔。現今福州，柳州，相繼光復，廣州，贛州，也在圍攻中，將來三攻到蘇州，杭州，拿這一本小冊子，來印證這收復後的河山，該是一件有意義的迴溯。

三十四，七，七，于甯都葉屏巷介廬

故鄉瑣記

一、文植小學參觀記

幼隨家君就食大江南北，對鄉梓事不甚了了，初中畢業時，旋里掃墓始與鄉中父老相過往，由是淬志調查本村概況，旁及近區水利教育文化等事業，南岡文植小學即其一也。文植先生，爲余父執之一，貿遷於漢滄之間，以鹽務起家，操奇之餘，尤致力於鄉梓之水利及教育等事業，常自斥資修築圩堤，興辦學校等，先生目光之遠大，識見之高超，是誠有足多者。

文植小學卽先生創辦事業之一，以先生之名名其校。余於數年前曾一度隨父往觀，爾時尙附設於黃氏宗祠中，採複式教授制，廷桂伯並導觀體育操演，極英武之致。今夏送內子回里省親，擬便往參觀，四五兩哥亦慇懃成行，惜周副校長已赴漢，就校長文植先生

——現任職漢口市商會主席，商校務，校監明軒兄又因事外出，僅由李余兩教員領導參觀，又得廷柱伯家中之黃君陪行，若黃伯廷柱，則墓木且拱矣，人事滄桑，不禁感慨系之！

入會客室，觀各種圖表，均極詳備，教室，因已放假，大都封鎖，惟就玻璃門隙縫處，仍可窺見桌椅設備均極充分，辦公室中亦皆井然有序。壁間滿懸國外人學者圖像，而本國先賢遺像，則不多觀。書庫中藏書，已足供小學生輩之需要，惟研讀人數似不多。校舍爲新建，極美輪美奐之致，中有天井，繞以走廊，光綫空氣，均極充足。校前佈有校園，環境亦增美感。教室外層爲宿舍，供寄宿生寄宿，膳廳仍設宗祠中，亦尚清潔，允可謂省垣小學，殆亦無出其右者。惟余似有不能已於言者，該校此種設備與佈置，在鄉村小學中，實已嫌其貴族化，允宜加聘教員，增開課程，擴充爲初級中學或完全中學，而就各村宗祠設鄉村小學。現聞各區村正奉令開辦保學，以收普及教育之效，該校即可改爲中心學校，以資示範。至該校經費，向由校長撥付，現聞並撥九江房產爲校中基金，以保障教育經費之獨立，惟其校董中之董事，似亦宜加聘名人，或學者担任，以充實其效能，或自任重事長，並兼校長，則名義事權，兩收實效。且余於參觀時，校中已放暑假，文件大都歸檔，未獲該校校刊，以一究其課程內容；又無機會與諸位小朋友，見面談話，似覺悵悵耳。

參觀訖，復詳詢班次，課程，課外活動及生活指導等情形，承該教員殷勤答復，詳細指示，極感。事後，四五兩哥似謂余發問過於瑣細，余意，必含調查與考察性質之參觀，始爲有意義之參觀，否則，直走馬看花之遊覽耳。關於我鄉究竟 余曾草姚灣一瞥於九江

晨報，姚灣概況於九江日報，姚灣農村通訊於農村季刊，姚灣經濟調查於經濟旬刊，近正進行河泊村人口比例及土地分配情形之編製，及南昌姚氏通述之搜集，余並冀該校能供給以書面材料，俾就南昌西鄉教育狀況作一文論及之。

最後，余除爲附近兒童慶祝此智識源泉之樂園擴充發展而外，並向此次參觀領導之余李兩教員及陪同參觀之黃君表示謝意。（廿四，九，廿四，追記于上海）

二、佑民寺禮瞻

余雖籍南昌，然絕未於此作較長期之居留，僅於假中返梓時，經此作一二日之勾留，故對茲原籍所在地，轉不若居留地之較有深刻之認識。

佑民寺爲南昌大叢林之一，舊名佑明寺，清初改爲佑清寺，入民國後始易今名，幾經滄海，頹毀殆遍，覺集念佛林諸善士發願重修，又得信心檀越之助，遂鳩工建築，而族兄半僧居士實總其成。

當予卒業初中之年，家君親攜余返梓掃墓，曾一度往觀，於時，後殿初成，丈六金身可見，餘悉在頹垣敗瓦中。嗣後，余亦曾數度奉嚴諭回里，或視察家政，或助理鄉務，或晉謁業師，或探訪親友，雖亦欲再往巡禮，終因時間關係，遂以未果。

今夏，送內子玉珍旋里省親，並「燒齋紙」既有妻兒之重累，益無身體之自由，雖訪友亦不得，更何論乎作閒遊。下鄉後，隻身再度來省，擬循公路晉謁業師曾恆齋先生，會

舊友立德以師適往省垣告，趨謁後，除乞投贈言令攝影片而外，並陪同往晤半僧居士，因居十乃省中名醫，師之心氣痛病，即經居士診斷後而告斷根者也，此行，蓋藉以信謝意云耳。

會余所草「佛教概說」一稿，曾經蔣竹莊，（維喬）老居士介紹，在天台宗寶靜法師主編之弦法刊發表，半僧居士現任該寺監院，對佛學造就極深，亦欲便中奉贈一冊，乞其指正；茲以師命，遂欣然成行。

抵其寓所後，承居士欣然招待，坐譚久之，並導會師與余參觀所創辦之國醫專修院，（在神州學院內），又召長姪荷生賢阮作陪。該院所開課程除公民國文爲普通必修外，他如醫學通論，醫學淺義，本草，金匱，內經，溫病，婦科，兒科，喉科，方論，脈學，藥物學，傷寒，病理，藥學史等，均開國醫研究之先河。據聞；每學期之經常費須七百元，學生學費僅收二十二元正云：

經偕至佑民寺，前後殿皆已落成，十八羅漢，塑像逼真，不讓杭州之羅漢寺；丈六如來益覺輝煌，幾爲國內所僅見。居士林後樓，並有舍利子真身隱約可見。寺內空地，現正布置築成花徑，俾增美觀。寺右有佛經流通處，經售佛書佛具甚多，余於此並得見久欲購讀之聶氏家言選刊凡四集，亟購之歸。右有附設中醫院，按號入診，號金僅銅元五枚，內部亦分爲內外等科，嘉惠小民，實非淺鮮。近正進行建築中醫院，尤爲貧窮無告之病者之福音也。

參觀訖，又邀往覺園進素餐，味亦可口，且無殺生之慘，誠然，佛之自度度他，不僅在西方直指，而尤宜以出世之精神，做入世之事業。會帥返後，荷生亦送余歸，余並贈以近著「姚灣村經濟調查」一書，因彼亦頗關心鄉梓事也。

(二十四·十·二十日追記于真如)

三、在農村中

余之與故鄉發生關係，蓋始自初中畢業之年，是年也，鄉中父老以畢業中學，余尙爲第一人，故當余隨父旋里掃墓時，竟於宗祠中開會歡迎，囑望之殷，於斯可見（因此歡迎會，有族叔明仙亦發憤入學讀書，今亦畢業成都四川大學，洵可喜也。）予小子，不禁受寵若驚，故對於鄉梓公益，自不忘效勞，凡內之如風俗習慣，外之而交涉接洽，家君恐余少不更事，均爲具函長者，隨麥末議。今夏澤地苦水，內了亦久未歸省，而鄉中又有爭洲事亦待共商善後，故余遵父母命，挈妻兒輩於此暑假中旋里一行。既入鄉村，即復我初性，跣足披巾，與務農父老，共話桑麻；即打禾挑谷工作，亦或躬親爲之，脫非學尙未成者，且速我歸農計矣。鄉中近正編組保甲，我家列入二號，屋旁空地，亦經築就與老廖合緣，屋列三間，前抽一巷，五哥並爲題名承德里，誌舊居也。鄉中房屋，父親曾擬重修而未果，今此責在我輩，深冀衆兄弟有以肯堂肯構之。余意在一號屋後築圃，擬築洋樓一幢，以爲二老將來奉養之安寓；而其屋前空地，則擬建支祠一所，亦以慎終追遠之意也。附

識於此，用資息壤。

我村處於兩大之間，幾與吾國在國際之地位等，連年因爭洲地事，兩肇訟案，強鄰逼處，幸得鄉中主事者竭力應付，得未失尺寸土，其他善後亦應刃而解矣。此外，尚有團體上之兩大成計，及各支之燒齋紙事，余因值世忠兄，飲酒至醉，竟未與及燒紙，藉申慎終追遠之意，殊覺愧怍。惟余意分支燒紙，不如合房焚燒，可較節省，非曰由此即可通冥也，不過聊示孝思而已，得暇，容有以倡之！

鄉居時，適縣署派人來催租。中國田賦之有米石等名目，及其積弊，此處姑不具論，余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，故亦未參與其事。惟聞此次辦法，係由保甲包征，除讓去逃亡絕戶米十九石外，允完至五十五石，但謹裁米粟四十石，餘悉飽入催征員之私囊云：近見報載，本年度田賦，係直接繳入金庫，此項弊端，或可免乎？

余對鄉務，近來頗注意調查，（曾草我村概況及我村經濟調查二稿），此次亦隨時搜集各項材料，大至保甲，小至民俗，即廟中之菩薩總數，亦經點算，擬先草為風俗談，再彙編為鄉志，並得四哥鎮，五哥鎮，弟婦淑貞幫忙繕錄，七弟鏡元力贊余此舉。茲余曾先就人口分析與田賦分配，草成一文，投經新中華雜誌發表。但吾文成後，七弟竟因病以死，而不及見之也，悲夫！在鄉中，余曾以失去七年相隨之華德門水筆為惜，余失七弟，是又失去余更有價值之活的水筆矣，故余即以該文為紀念七弟之作古：

（二十四·十一·一·于上海暨大。

四、省垣所見

不晉省者又已兩年，省垣對余之關係雖深，而於余之福緣殊薄，絕未於其他作汗漫長遊，今夏攜眷旋里，妻孥見稱，「行」不得也，更何論乎「遊」，題以「所見」，誌一瞥也。

省垣之行，久議未決，以苦水，深且沒軌，且又需過駁，故遷延日久，嗣水勢稍殺，寓中亦經洗掃清淨，遂以七月二十三日趁早車行。鼎耳時亦頗有歸意，然依人籬下，且父意極懇，其婦來此，始未允所請，余並曾以此意默示之，而不料其暑後竟因病以死也，悲夫！

南潯路曾借日積建築，而久未清償，故路線雖短，而車費奇昂，以比例計，或且較京滬爲甚。車中秩序尚可，佈置亦視前有進步，且因在新生活旗幟之下，衛生亦頗注意，惟車役大都硬硬七旬，毫不客氣，殆受「硬幹」之影響歟？

省垣旅館，自行營業後，營業大減，頭等房價每天二元四角者，今僅每人六角，並供伙食，住者多中級軍官，且頗多空出者，足見營業之不景氣；而茶房亦極呆板，不叫不動，以視滬上旅館茶房之善伺人意，真不知相去幾許里矣！上海銀行開會倡有洪都招待所一所，完全西式，余亦頗欲闢室於斯，戚友輩以其奢，不直是舉，遂不果。

時適有防空展覽於豫章公園，因同曉寅弟前往參觀，其對各種飛機形式，攻擊地帶，

防禦技能，避毒方法，解說甚詳，並有地雷。飛機炸彈各種模型，對於灌輸國防常識，自不無小補，「所惜者，不能效法德意，實行演習耳」。

其地公園除大成公園爲中央銀行，中山公園爲綏靖公署（舊爲南昌行營）外；豫章公園又有防空展覽，可遊者，僅一湖濱公園，然大而無當，且鮮花木，又無偉大建築，有一隅在開航空電影，然與此間所謂教育電影同也。

近數年來，南昌建設事業猛晉，可謂極都市化之能事，農村破產後之鄉人多就業拉黃包車夫（其地稱爲東洋車子）爲生，然奔跑遲鈍，幾類步行。新建築物亦極多，如勵志社其一也，惜余無暇前往參觀，殊覺悵悵。惟於曾謁會恆濟業師時，得就近一謁徐孺子墓，然亦已頹敗不堪，碑誌均用石灰粉飾全白，莫由辨識，且有脫落殆盡者矣。

此行對南昌極不易忘者，厥惟青年會淋浴，余最嫌普通浴室之廢時耗錢及不衛生，故有請我沐浴者，余卽以此地告，且余在校時，亦最喜沖洗者也。此次計鄰居十九天，省居先後僅七天，以翌月十八日絮金芳先歸，旋來滬就學，而內子於是月底始同弟婦淑貞隨五哥返九云。

（二四，十一，十八，比野叢聲中，追記于上海）

五、閒話滕王閣

「南昌故郡，洪都新府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」這是誰也熟讀的滕王閣

序。留心滕王閣的人讀過了賦中這樣的描寫，以爲這個建築，不能勝似宮殿式的勵志社，至少也勝過寶塔式的冠鰲亭；然而，它只是江西全省水上公安局呵！這是滕王閣的舊址，空留下「大江東去」的幾個字，旁的有什麼？

聽說，都督閻公在造這滕王閣時，預先叫他的女婿做好了一篇序，預備第二天去出風頭的。恰巧這時王勃也趕到了，人家請他坐上，他居然坐了下去，要他做序，他馬上提起筆來就寫，這裏一邊寫，那裏一邊報，開頭幾句，閻公還說不過如此，到了，「秋水共長天一色」這幾句話，把這位閻公嚇得也不禁叫好，這座閣就因這篇序而出名了。

說到王勃，那時不過十幾歲，夜宿馬當，預備到雲南省親，途中無錢過活，問菩薩打菱借錢，喝菱借錢，陰菱借鼓，勝菱借爐，菩薩作怪，兩個菱兒盤起來，王勃却站起來說：「承情得很，三樣都借，」實在菩薩三樣都不借。這夜，菩薩托了一夢，叫他趕到南昌去，並且答應助他一陣順風，於是，就在一夜之中，趕到了省城，這個神話就造成了「時來風送滕王閣，運去雷轟崔福碑」一謠話。

時人都說王勃是個神童，成文才能這樣敏捷。我記得看過一篇中華故事，說到王勃做文，先必磨墨數斗，吃酒數斤，然後蒙頭而臥，至翌日執筆成文，一字不易，時人謂之「腹稿」，或者當時王勃在得夢之後，也怎樣幹了一下，才完成了這篇巨文。

這裏，我又^說關於滕王閣序的野話也寫了下來。據說，王勃在寫到「檻外長江空自流」一句，把「空」字空了下來，那時一般巨紳縉儒讀了他的長序而後，看到空了

一字，都在那裏。『議，有的說是「水」字，有的說是「雲」字，有的不敢贊一詞，人家問他，他也不』直到閻公送了他千金以後，才指着碗內蓋着一張紙，揭開來一看，也只是一張白紙，大家因此才悟到是個「空」字。這點，我只認為是野話，然而，姑妄言之，亦不妨姑妄錄之。

這就是閒話藤王閣，才可說是藤王閣閒話。

二十五年五月一日勞動節 在旅中的九江

刊 地 風 光

武穴位於楚尾吳頭，爲余幼時藏修息遊之地，余自臨主塗，卽隨親僑居此間，爾時印象，已消失於樵櫟中，不復記憶，惟八歲以後之歷程，尙深印於腦海。自十歲，復返潯陽，此第二之故鄉已非復余之居留地；但十五年之游程，仍歷歷在目。若輩隨侍家君，作舊地之新游，其地街道狹隘，房屋低小，似依然如故，而市面之變遷，人物之遷移，則迥異從前。爰將數日來觀察所及，草爲是篇，藉資鴻爪。

一、經濟之考察

刊江爲一小市鎮，服飾儉樸，食住簡單，故生活費用較低。現在市面通用貨幣爲雙銅

元及花票，惟價格跌落，雙銅元及單銅元固相差無幾也。（一銀圓換雙元六千三百文）曾憶十五年前，其地風俗，亦甚淳厚，每當朔望之日，乞丐行乞於商店，無勿與者，不計老幼，每人一錢，缺錢時並可給與銅元，由乞丐找回銅錢，是亦「打發乞丐」中之生面別開者，今則此風消滅，乞丐非銅元不去矣。此雖小道，亦可見經濟生活之一斑。附近農村，差堪自給，市區之繁榮賴之，惟自民二十年大水之後，亦日趨於破產之途矣。

二、商業之調查

此間上連武漢，下接淞滬，商業尚屬發達，惟交通不便，上下輪船，停泊時間又短，自不無影響。銀行有湖北省銀行之辦事處，營業甚為發達，已駕錢莊而上之。錢莊倒閉甚多，虧欠又巨，外埠營「信放」者，均視武穴為畏途；而前開錢莊，又以百業不振，收賬更無着落。布莊全恃鄉人之購買，而日貨佔其大半。良以日貨成本既賤，定價自廉，中下階級，均樂用之，否則必無以應市，門戶難作矣。其他各業，亦均蕭條萬狀，舊以荊蕀為出口大宗，日人多購此原料，製成製造品，銷售我國，今則荊蕀大王債務糾集活動無由矣，餘則自餬以下焉。

三、教育機關之參觀

教育之不普及，實為中國之通病，此間雖為長江商埠之一，而中學之設，尙付缺如？